

第五講：自體的心理學的倫理學 2025 07 05

Kelly: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倫理學。形上學包括宇宙論、本體論到知識論。今天是倫理學，然後下禮拜是美學。我剛剛大概十分鐘前才放了一些新的資料上去。倫理學的結論是，在石縫中長出青苔的生活，在石縫中長出青苔的存在。這個非二元論，不是理論，就是倫理。這句話其實是Chat GPT的話，不是我的話。這句話我很喜歡，尤其是後面講到非二元論的那個問題，就是我們在講非二元論，順著上次講知識論的時候。

我們上次說：至此，我們途經，我們經過了吠檀多不二論，來到了船子的江水。那吠檀多哲學，吠檀多不二論跟佛學都是不二論，但他們是不同的不二論。不同的非二元論。我本來也沒有預料到會回到佛學，這件事情我其實也蠻驚訝的。

然後，今天講的是倫理，倫理就是我願見眾生，我願見到眾生。首先幾個命題我們就稍微帶過去，到底有沒有這回事倫理學的轉折Ethical Turn? Donna Orange講過這件事情，Robert Drozek也寫過一冊。但精神分析裡頭真的有所謂倫理學的轉向這回事嗎？等一下聽聽看你們的想法。

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Levinas這麼Boring。這句話其實不是貶義，這句話並不是說Levinas的哲學是不夠精彩的哲學，但是為什麼Levinas這麼Boring。我說是因為Levinas其實是一個射箭手，但是他是先畫好的箭靶再射箭，所以Levinas的倫理應該有很深很濃厚的、很深遠的猶太教的傳統，尤其是塔木德或者是舊約聖經的傳統。然後，他的哲學其實是一個對海德格的哲學的反撲，因為海德格是講Being，講Ontology，但是海德格在二戰的表現，親納粹的那一段，恐怕是Levinas無法原諒的一段。Levinas才會講說倫理學是第一哲學，這是倫理學的優先性，倫理學是優先於本體、本體論的，大概意思是這樣的。但是Levinas在講倫理這件事情，我不曉得你們的看法如何，那我說為什麼Levinas這麼無聊，因為他的箭靶已經在那裡了，意思是說有趣的倫理，必然是失敗的倫理。有趣的倫理絕對不是成功的、說教的倫理。那我倒不是說Levinas在說教，我只是說他立了一個倫理的標竿，是沒有人做得到的一個標竿。所以那個倫理，我覺得有蠻濃的，我不曉得我這樣講懂不懂，有一種punitive 有一種幾乎像是譴責，甚至到懲罰，以他那個倫理的標準來看的時候，你怎麼做都不夠，你怎麼做都不及格。但你不做，你就沒有分數了，你怎麼考都不會通過Levinas這一關。所以，這麼厲害的倫理學，這麼severe這麼嚴格的倫理學，我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他要把倫理學講到頂、講到底，才會變成這樣子。

他講的那個人的臉，見到這個臉，你就沒辦法再把頭轉開。Levinas怎麼處理，我們現在這個人臉識別，你到哪裡，你的臉都會被辨識出來，他辨識出來就是靠你的臉，聽說現在還可以靠一些其他的生物特徵，比如說你走路的姿勢，或者是什麼其他的特徵，但臉恐怕是最重要的一個辨識的方式。Levinas假如今天還在的話，他會怎麼說，人的臉變成了一個這樣子的工具呢？墮落成這樣的一個工具。Levinas這段你們再等一下看看有沒有什麼想法，我知道你們中間有些人、有好幾個人對Levinas事實上恐怕知道的比我多，你們待會兒看看有沒有什麼想法。

第三個是什麼叫作失敗的倫理，或倫理失敗的故事。我覺得問題是出在倫理的決定，那個瞬間，我們不容易做十全十美的決定，甚至我們不可能做十全十美的決定。所以講倫理的事情的時候，我喜歡舉的一個dilemma，一個兩難的一個例子是，不是921大地震。921那是另外一個故事。我要提的是在二十年前，有一次的颱風，那免不了是中部的某山區，房子被沖走。然後有一個年輕的父親，父親在屋裡頭，女兒跟太太被洪水沖走。父親有一個瞬間，他可以伸手去拉住一個人，但是他不可能兩隻手都鬆，去拉住女兒跟太太他們兩個人。因為這樣的話他自己就會也被沖走。所以在那個瞬間他要拉誰呢？他要去拉太太還是拉女兒？你告訴我，對，那那個瞬間他假如兩個都不拉，或者是不管是拉哪一個，對，他都會自責吧。所以倫理的、失敗的倫理、倫理失敗的故事，都是自責的故事。

倫理是這麼一個具體的事情，它並不是一個抽象的事情，或許這就是Levinas的問題了，因為他可能把倫理講得太抽象了。雖然他講的這個人臉，聽起來是企圖拉回來受難者的臉，那其實那個應該是很具體的。但我可能不曉得Levinas有沒有困惑過這一點，

就是那個倫理的瞬間，你怎麼做都不夠，你怎麼做都沒有辦法兩全其美。所以倫理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它是一件折磨人的事情。

Levinas喜歡讀Vasily Grossman的報導文學，他是一個俄國作家，一個戰地記者。Vasily Grossman有兩件事情是很了不得的，一個是史達林格勒城被德國人圍城的時候，那就是列寧格勒被圍城的時候，後來德國人沒有攻下來。Grossman當時應該在現場，那場仗俄國人好像死了兩千七百萬。你們可以再去查一下這個數字我有沒有記錯。俄國人在守列寧格勒城死了兩千七百萬，這個數字有點離譜，聽起來有點離譜，但是我有印象我看過這樣的數字。

Grossman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Auschwitz 集中營被俄國軍隊解放的時候，所謂解放就是德國人被趕跑了，當他們開啟集中營的門進去，所看到最後倖存的那些居然沒有被德國人全部處理掉的那些俄俘，那些慘不成人形的集中營裡面的囚犯。Grossman應該是第一個看到集中營裡面的現狀。同時，他也是最後一個對那個最後的一個瞬間有留下文字記錄moment的人。

我覺得Grossman不枉費此生，他基本上作為一個戰地記者，他實際見證到了二戰。但是弔詭的事情是什麼？弔詭的事情是Grossman在二戰後，他的作品，尤其是那本叫做Life and Fate 生命和命運，在二戰後的俄國是禁書，KGB找上門來把他的手稿，把他的打字機，甚至把打字機的色帶，把上面的那個打字機的色帶全部銷毀的時候，跟他講一句話說：「你的書現在不能夠被俄國人看到，你的書要兩三百年後才能夠被看到」。但是不曉得是怎麼發生的，有人挽救了他的手稿，大概在二十年後才出版，但他那時候已經過世了。他是1964年過世的。所以這是一個俄國良心。那為什麼那個書會被二戰後的俄國共產黨把它當成禁書，我想免不了中間有一些段落，對史達林或是對俄共事實上是有批評的。所以那個並不是歌頌，並不是歌頌俄共的書，Grossman其實是在歌頌人性。

然後Levinas是怎麼在quote Grossman？我記得那個片段應該是類似像這樣子，你們中間有些人對Levinas熟的話，等一下更正我一下。德國的戰俘、年輕的德國士兵，很害怕很恐懼的，就是在那邊，那是俄國打贏了德國。所以德國的戰俘陡挫的坐在那邊，然後是一個年輕人的俄國富人給了一個德國兵、給了他一塊麵包。大概是類似像這樣的情節，讓Levinas感動，那個叫作倫理，這個就叫作Levinas講的倫理。

我剛剛講了這個叫做ethical moment 就是ethical impulse，就是倫理的瞬間跟倫理的一個衝動。那如果是倫理的瞬間跟衝動的時候，那毫無疑問這是一個移動中的箭靶，你的箭靶還在移動中，那你要射一個箭，那我說，你十之八九是射不中的。因為它是一個移動中的箭靶。所以移動中的箭靶像是什麼，像是更新世的獵人狩獵的時候射的箭，十之八九是射不到的。但是Levinas的那個箭是一定射得到的，因為他是射了以後才畫箭靶。

有一個需要做區別distinction的，有一個瞬間，如果叫作倫理的衝動，或叫做倫理的瞬間。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父親，面對洪流即將沖走的妻子或女兒，你只能救一個人的話，你頂多只能救一個。其實那個瞬間，你過了就過了，你過了，你就沒有那個瞬間的問題了。但是那個瞬間。你只能夠伸出左手或右手，就那麼簡單。

有另外一個東西叫作倫理的決定ethical decision。Ethical decision我覺得是一個深思熟慮之後的，就是你可以考慮很久，你甚至可以事先預想。所以那個像是一個箭靶，它靜止在那邊，你端詳它很久，然後你才射箭，所以這個ethical decision像是什麼，像是射箭比賽的射箭。一個靶放在那邊不動，你射了六支箭、五支箭。射下了幾支箭。那你看它總分得多少分，這叫作ethical decision。所以一個倫理的決定，我倒覺得它的那個難度，它的那個迫人的、讓人怎麼做都不對的那個難度，會比倫理的衝動瞬間來得少一點。因為你是做一個決定不是嗎？你既然是做一個決定，你考慮了很久，所以你反而會去考慮很久，但是你還是做了一個決定，那叫作ethical decision。Ethical decision也許會比較容易，但是我們當然希望，我們能夠做一個恰如其分的，或是最後不會後悔的決定，但那個決定很簡單，同時也會有一個天人交戰的過程。

那自體的心理學的倫理學是什麼，我簡單講，我願見到眾生，就是我願見到。我現在人在陽臺這邊，今天稍早，大概一兩小時前，我聽到有鳥在叫，這陽臺其實平常不會有鳥

叫的聲音。我剛出來的時候在找，我灑點水就看到一隻，我覺得是受傷的綠繡眼，有一隻綠繡眼飛到陽臺這邊來，那現在又沒有在叫了。那我不曉得是不是受傷，現在是叫不出來還是怎麼樣。但是如果它真的受傷了，坦白講我真的也不曉得該怎麼、該怎麼幫他忙。我這個陽臺這邊其實東西很亂，樹還滿多的，所以它在這邊也許能夠棲息吧。水是絕對沒有問題。

那是受傷的、流浪的生命。我們碰到這種狀況的時候，只能「為行者奉茶」不是嗎？奉茶不是一個奉茶之後就沒事了，奉茶就繼續上路不是嗎？但萬一不能上路了那怎麼辦？所以事實上，這個自體的心理學的倫理學，其實是極其有限的。我話說在前頭，這叫做螳臂當車、杯水車薪。你看到一個森林大火燒起來，整個城市都在焚燒，那你提了一桶水去滅火，有點像這樣子。

自體的心理學的倫理學，照剛剛的方式來說，它是一個失敗的故事。它一開始就是一個失敗的故事，倫理失敗、失敗的倫理。我反覆地講，這是陌生人的善意，但是好歹它只是善意而已。而且只是一個能夠有那麼一點點善意，那這個是流浪貓的流水席。那流水席擺在那邊，流浪貓其實頂多就是過一個晚上、過一個今天晚上。流浪貓假如能夠吃飽了，它可能比較有力氣。流浪貓明天還在流浪不是嗎？所以，自體的心理學的倫理學到底能夠怎麼樣？有時候我想想，我真的是覺得滿洩氣的。好，那倫理不只是人與人之間，包括人和萬物眾生之間，甚至人與萬物眾生的那個倫理的重要遠大於人與人之間的倫理。我們一般其實連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都已經搞得一塌糊塗。

坦白講，萬物眾生，其實是沒有人權的，沒有動物權的，沒有生命權的。那這個是常態不是嗎？連人與人之間都會搞成這樣、互害成這樣，那你對這個世界的倫理，你還能抱什麼希望？你還能講什麼恭維的話？Hippocrates的誓言第一句話就是首先不要造成傷害，這個是在講醫療的過程。這句話其實滿困難的，首先你要做的事情是不要造成傷害，意思是說，你假如沒有把握，你就不該做，或者你不確定，你就不該做。但是所有在醫療裡面打滾過的人都知道，你被迫、或者你不得不，你還是要做點什麼，於是乎造成傷害的機會其實還挺大的。當然也有可能運氣很好，皆大歡喜。你做了一個有點不確定的動作，但是好像後來結果也不錯，所謂第一個是 Do no harm，首先你要做的事情是不要造成傷害。那萬一你當時沒有做呢？你當時就是因為說我怕造成傷害，所以我當時沒有做。你假如沒有做的話，你會違反了一個倫理的一個 guilty of omission。就是你少做了一點什麼，做了所謂的應做該當做而未做，你會不會又犯了一個反過來的倫理的問題，尤其是醫療糾紛的時候。所以這個 first do no harm，這一點是一個倫理的要求，但其實沒有想像中這麼容易。

那另外一個要談的是：倫理跟道德哲學是兩回事。我覺得倫理被拉回到人間、被拉回來人世間、被拉回來生命的現場。那道德哲學可能會更抽象的懸在半空中，所以道德哲學 moral philosophy.....，但是道德哲學跟倫理常常會混在一起。倫理大概沒有辦法講善惡，我簡單講倫理搞不好只能講你會不會自責後悔，你有沒有需要自責後悔，但是要不要馬上上綱到善惡，那個也許是道德哲學的範疇。意思是說，道德是什麼？道德是戴在倫理的頭上的大帽子，而且是一個不合尺寸的大帽子？假如道德掛在倫理上頭的時候，你就知道這個倫理會有多麻煩。框框架架，它被套牢了。

王陽明的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二三四我都不記得了，第一句叫作無善無惡心之體。無善無惡心之體。心之體，自體的體？心的體是無善無惡的，請問在那個地方有沒有可能開出來倫理，開出來什麼樣的倫理？一開始的地方是無善無惡的。那這個假如算是一個道德哲學，王陽明的四句教又算是哪門子的道德哲學？對，然後他會開出什麼樣的倫理。對，這或許會是一個有趣的問題。王陽明再推廣一點，那就是宋明理學、宋明心學。那請問宋明心學、宋明理學能夠開出什麼樣的倫理，難不成又是那個孔夫子被糟蹋之後的所謂的儒家的、官學的、儒家的那套說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假如那個是宋明理學的倫理的話，那我就大失所望了。

然後果其不然，在明朝有一個宋明理學的一個大師父叫作高攀龍。高攀龍是所謂的為奸人所害，那皇帝要賜死，皇帝要他死。然後他就真的投井自殺，投潭還是投井，應該是投井吧。那投井自殺之前，他做了一件窩囊的事情，寫了一封訣別書給當時的皇帝。

那訣別書的意思大概是說：「臣多麼的不孝不忠，臣現在要走了，希望來世還能夠伺候皇上你老人家」。你把那封信看了之後，你就知道宋明理學整個崩塌掉了，假如宋明理學到頭來要的氣節，要的那個所謂的天理，要的那個所謂的「吾心即宇宙」的那個「心」，只不過就是跟皇帝寫了一封窩囊的信。那如果只是這樣子的話，那宋明理學是整個崩塌掉了。那個理學家叫做高攀龍，你們上網去查一下，也許他名字，問題出在這個名字上頭，這個攀龍，攀龍富鳳。這個攀龍，高攀龍，這個名字不對，這名字真的不對，這名字取錯了。這個人不應該當宋明理學家，就在他那封信，整個宋明理學就崩塌下來。我這句話，你們待會兒看看，有沒有人有些感慨，或有些可以反駁我，再想下去，宋明理學家能夠有什麼樣的倫理，就我剛剛要問的問題是這個。

倫理需要倫理的行動，倫理不是一個空口說的事情。我剛剛不是在講它是一個moment嗎？它是一個impulse嗎？你在那個瞬間，你在那個倫理的衝動的瞬間，你被要求要有一個動作，你要有一個行動，你要有一個事件 ethical event，你要有一個承諾，你要有一個promise。然後你要對那個promise keep your word，你要對那個promise 你要能夠信守你的承諾。所以倫理這件事情非同小可了，是不是。對，那一期一會就是倫理，你今天跟一個人約好的時間，你會到。你假如不到了，絕對是你出事了，若非如此你絕對會到，就這麼單純的一件事情。這就是倫理，你信守承諾就是倫理，那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在中國大陸現在都做不到。那臺灣一半一半，現在做得到的機會，多過於做不到的機會，但是連這樣的事情都做不到，你還要講什麼倫理，你還倫理個什麼名堂。

二戰的期間卡繆在巴黎不是只有在那邊寫他的resistance，這些地下反抗軍的小小地下反抗的活動。當時有一個羅馬尼亞的詩人，叫作Benjamin Fondane。Benjamin Fondane和他的俄國哲學家老師Lev Shestov，我們現在所理解的這個存在主義通常忽略了這兩個人。二戰後的存在主義，其實要從二戰期間的Shestov跟Fondane說起。那Fondane的故事非常的動人，Fondane是一個詩人。Fondane其實當時已經是有點文名、是頗有文名。Fondane這個猶太人其實是可以不要進集中營的，但是他的妹妹還是誰，要被遞解到集中營的時候，他就拒絕可以享有不被遞解進集中營的機會？所以他進了集中營，然後就很快就死在集中營。因為進去就是被gas掉，進去就是被毒殺掉，所以Fondane其實是赴死的一個詩人跟存在哲學家。

那我一直不確定一件事情是，卡繆跟Fondane之間有沒有一些交往，甚至有沒有一些對話，有些什麼樣子的一個互動。但是好像都沒有證據，他們之間有留下一些，他們什麼時候見過面。那個見面有留下來什麼樣的描述，但是卡繆有受Fondane的影響的這件事情，那卡繆有沒有在他的什麼日記、書信或者是他的小說裡頭，小說可能說不準，有沒有在他的一個私下的書寫中間有寫過，你們可以再查一下看看。但是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講的存在主義的哲學，要從這兩個人說起，二戰中的這兩個被遺忘的人說起。那Kohut的 Self Psychology其實是有人，是John Riker，John Riker在2011年的時候寫過一本書，他說為什麼 Why is good to be good 為什麼做好為善是一件好事。他在那本書講Kohut的「在當代社會Self Psychology 跟倫理的關係」。這個John Riker應該是有哲學背景的，John Riker寫過兩三次的書，那些書我都覺得是非常非常溫柔的書。然後 Joseph Dodds寫過一次書是在講氣候變遷跟精神分析，有提到德勒茲跟瓜塔里講氣候變遷。

Donna Orange也寫過一次，她稱之為叫做激進的倫理Radical Ethics。她前兩年走了，過世前的幾年，大概是2019吧，她有來過臺灣一趟，應該是 Koichi-san 邀請她過來的。我覺得那次應該是一個失敗的會，在臺大一個奇怪的活動中心。一個很窄的空間裡面，地點選錯了，地點真的選得不好。那Donna Orange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作者，她學過哲學的。然後她那天有講一件事我才知道，這是她過世前五六年的事情，她突然耳中風，突然聽不見了，而且好像是兩邊，還不是一邊，還是一邊，我不大確定。總之他們給他做了一個、裝了一個內耳的、耳蝸的，就Cochlear的，其實就是那個電子耳，那是一個實驗性的做法。裝了一個電子耳之後，她說她是在重新學習聽，不是learning to listen，是learning to hear。因為那個電子耳可能會讓她聽的經驗少了很多我們在講話的，生命的聲音，所發出來的那種抑揚頓挫。電子耳可能一開始你還不熟

悉的時候，你聽出來可能會滿平淡的。對，所以她說叫作learning to hear。然後我估計，她重聽之後，她就沒有辦法再做精神分析了。但是很奇怪的事情是，她好像在Duquesne大學，在過世前不久，她還在Duquesne大學教胡賽爾的現象學。所以表示她後面可能有一段，她可以去做一點教學。但是我估計她在精神分析的practice可能就受影響了。這個經驗對她來講是一個晚年的經驗。

Donna Orange的倫理命題很單純，就是「你比我重要，他者比我重要」。他者比我重要。其實他者的優先性，就是倫理的優先性，優先於本體論，優先於自體，優先於自體心理學的這個自體，優先於subject，優先於self，優先於ontology。

所以這是一個講倫理的人，其實恐怕出發點都必須用這樣的方式來看事情，否則你的倫理是假的。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是他者比自己重要，那請問自體在哪裡，所以自體是一個self-effacing, effacing 就是把自體抹平掉了、把自體貶抑掉了，就是沒有太刻意要突出、把自體突出出來。沒有要刻意強調說：「我多棒、我多麼偉大、我做了多少什麼、那你要acknowledge我的credit」。沒有這樣的事情。所以倫理其實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David Goodman寫了些什麼，你們上那個S5的檔案夾裡面看一下，我現在有點記不清楚David Goodman為什麼會列在這裡。所以自體的心理學的倫理學是什麼？它就是在波蘭華沙 1942年的 9月還是11月的那個小兒科醫生，叫做Janusz Korczak。他照顧管理一個孤兒院，大概有140幾個小朋友，最小的可能才幾個月大，最大的可能十來歲，全部要被遞解。他跟裡面的修女護理師們一起把小朋友打扮得，好像要出去玩一樣，禮拜天要出去玩一樣，然後，走過華沙的石板街。然後，這位德國人David Goodman，其實他是有點名氣的人，他是可以不要陪著孩子一塊進集中營的。但他拒絕。他拒絕不陪他的孩子們一起進集中營。那這件事情，是誰記錄下來的？這件事情是鋼琴師那個電影裡面的那個Pianist。那個電影是根據什麼？是根據在華沙的猶太人，被要求在一個像集中營一般所劃出的一個區域裡面活動，在那個華沙Ghetto的一本日記Journal，那我們的Pianist的那個電影，是根據這本重新被發現的日記手稿所拍的電影。然後，那本日記的作者，就是那個Pianist，他就是那個鋼琴家。他那天看到了：David Goodman跟他的修女護士們帶著手牽手一百四十幾個孩子走過華沙的Ghetto，然後上火車deportation遞解。所以這個叫作什麼？這叫作連石板路的石頭，石板路的石頭都在哭泣。

諸位，我這話已經講過很多次了，我這邊其實大概太遠的地方不會去，你們中間如果有些人有去華沙.....，你們要去看那個雕像，看那個浮雕的像，還有他們當年遞解的那個地方。對，你們假如中間有些人有經過慕尼黑大學，你們要去慕尼黑大學找一個小小的一個、看是哪一個系、哪一個系所的一個廳堂Hall，在進門的地方的白玫瑰。他們紀念白玫瑰，白玫瑰是反納粹的師生，老師跟學生在發反納粹的小冊子，最後都被抓起來通通槍斃掉。這是Kohut說過的：「你們假如經過慕尼黑大學的話，要去看一下白玫瑰紀念的那個廳堂」。對，來華沙的話，就是要去找一下Janusz Korczak的雕像。好，我這段話先說到這邊。

提問者：

我想到的是流浪貓的具體情形.....它作為一個生命，我們是沒有資格去剝奪它的生命或做什麼的。但又會有很多的這個聲音，說到確實流浪貓的這種天性，它對於其他的其他小型動物的殺傷是極強的。可能一個地區流浪貓的數量很多的時候，就會導致其他的一些動物，比如說鳥類啊，或者什麼，就會有一種像滅絕一樣的處境。所以就像有一些地方就會有對流浪貓強制絕育，或說透過一些方式去撲殺的一些措施。

然後我就在想說，這不完全是一個自然的事情，而是說可能對於這些原本一些土生的物種來說，因為很多流浪貓是被人遺棄的，其實這已經是人類的某些行為造成了一種傷害，那在這樣一個傷害的基礎上，我們是就是像剛剛說的，可能你不應該再去做一些傷害的事情，還是說你必須得去做一些有傷害的事情，以挽救自己過去造成的傷害，就是類似這樣的一些問題，我是一直很困惑。

Kelly：

流浪貓跟流浪狗，我是到桃園之後才有機會碰到牠們。我剛到桃園的時候，因為桃榮就在虎頭山的山腳，虎頭山不高大概兩三百公尺。那虎頭山其實是蔓延的，它後面其實是可以到林口，整個山都算虎頭山。虎頭山它不是單一的哪一個山，它是一個整個、所以是個小丘陵，簡單講是這樣。那我剛到桃榮的時候，虎頭山公園其實還沒有整理好，還沒有人工化的整理好，所以還有野趣。還有就是特別是那個跟文明交界的地方，那個地方其實是流浪狗會出沒的地方。你晚上夜裡頭從那邊過來的時候，你就看到草地上面躺著十幾隻流浪狗，不是小型犬，是中型，也不叫作大型犬，但起碼是中型犬。所以當文明在往前蔓延、往前的時候，馬路拓寬了，旁邊有一些設施弄起來了，有人管理，那些流浪狗就往後面再退卻回去，所以流浪狗是這樣子。

那流浪貓是另外一個故事。你剛剛講的其實是一個生態的考慮，生態的考慮對流浪貓來講，有沒有嚴重到牠會把一個地區的老鼠或是鳥通通捕捉光，我真的不知道。有人說，如果你在美國西部，你把狼通通捕捉了，你為了要保護鹿，你把狼撲殺了，那個鹿就會繁衍太多，所以狼跟鹿之間事實上有一個生態的平衡。但是我現在講的不是，我現在講的是「都市裡頭的流浪貓」，那流浪貓的故事發生在都市裡頭。都市裡面有沒有這麼多流浪貓可以多到會去破壞的生態平衡，我真的不知道。

那貓咪跟狗狗是不一樣的，貓咪牠的那個依附需求attachment need比較小，所以牠其實有點酷。牠來牠去，牠看著你，牠可能跟你喵兩聲，牠會不會很依靠你，牠通常不會太快表達。狗狗比較不是這樣，狗狗比較直接。

那流水席是什麼？流水席就是你擺了一碗水，你擺了一些飼料，牠來，牠什麼時候來，你不知道。你今天擺在那裡，明天早上水可能還剩下一些飼料，吃光了，於是乎你又擺了一些飼料，就這樣子而已，不是大餐。流水席不是大餐，而且流水席很巧妙的事情是，到底是誰吃的我也搞不清楚。所以我在桃榮醫師辦公室的後面，有一個小小的擋土牆旁邊的一個小花園、不是花園，小小的一個那個樣子、我很難形容的自然生態，那個是一個畸零地，它整個形狀不是一個完整的東西。但是那邊有一些樹，那邊有一道牆，那邊起碼有一個比較安靜的隔離開的地方。那些貓從哪裡來我也不知道，那來來去去的貓，大概應該有個十幾二十隻，最多的時候。所以流浪貓的流水席，其實很單純，就是你那個地方是：牠可以吃頓飯，牠可以吃點東西，牠可以喝點乾淨的水，只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自體的心理學的倫理，其實沒有-----，我不認為流浪貓有能力去改變一個生態、破壞一個生態。我不認為它有這個能力、有這麼偉大的本事。我們現在講的是「自體」，不是「自體們」。我的思考裡面很少有我們，我現在思考裡面有一個我這個字，這個我，是個人，是個體。你個人不管做了多偉大不了的事情，好歹都是Basic事情。我今天沒有說，我們今天要出動十萬人、一百萬人、一千萬人去做一件事情。我沒有這麼偉大。「我」也沒有打算做這樣子偉大的事情。所以我們今天講的這個是自體的心理學的倫理學，你看到流浪的動物的時候，「你」要做個決定，雖然那個決定通常也改變不了什麼，我坦白講。沒有。我是順著剛剛講的，對生態的部分，恐怕那是一個集體的行為，才會造成我們驚動到生態的平衡，意思是這樣。但是自體的心理學，恐怕做不了這麼偉大的事情。好，我不曉得我這樣講，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提問者：

我可以接著問嗎？我想問，你最後說到的那個自體和自體們，我覺得那是個很重要的概念，好像把這個問題劃定成一個一個的領域。那我們的這個「自體」，如果有一個「自體們」的話，那我們的這個自體，要和那個自體們有關係嗎？

或就如你說的，可能我自己做一些事情的話，它的影響是非常侷限的。在這個意義上，好像那種「惡的警惕」是可以少一些，然後我也許不用那麼的束手束腳。但是那我這個自體和那個自體們的關係，如果一旦有發生關聯的話，它會不會有可能有一些很大的範圍的影響。特別當我也許認為我在做一些倫理上不應該要做的事情。

Kelly：

今天有一些朋友是大陸的朋友，所以我今天講這個話，其實是一個勉勵的話。那個我們的順序搞錯了，我們的順序，搞錯了？我的意思是說，中國文化，我上次好像有提過，我說文化中國是一個偽命題，但是中國文化素來以關係取勝，我上次好像有提過。我

說黃光國在講這個東西。黃光國也已經過世了。就是說，我們不乏關係，我們從來都沒有缺少關係，東扯西扯，同學的關係，鄉親的關係，宗族的關係，什麼樣子的一個東牽西牽。我認識的誰，誰跟你的誰，總會有一個交集，因此你跟我就有關係，所以我們是很容易攀緣關係的。中國文化裡頭素來有這麼一個奇特的一個打群架的功夫。這就是張愛玲講過一句話，叫做 Notoriously Egregious 惡名昭彰的攀緣附會。中國人的特質是這樣的。

那這件事情順序搞錯的原因在哪裡，我們現在講的這些，從一人心理學到二人心理學，它其實是經過了一個關係的過程，但這些理論是誰弄出來的？這些理論不是中國人弄出來的，客體關係理論是英國人弄出來的，或是匈牙利人，但Klein是奧匈帝國人，其他有些是歐洲人，客體關係理論主要是英國人弄出來的。他們發生在英國，簡單講他們發生在英國，那他們講的是客體關係理論。

那Kohut講的是Self Psychology。Kohut他是一個政治難民，Kohut是1918年出生，他1942年才到美國，他到美國的時候已經24歲了吧，那時候他已經在德國醫學院畢業了。他到芝加哥，他到芝加哥考了美國的證照，他就先當住院醫師，然後他就住了40年，直到死在芝加哥。那你認為他是芝加哥人嗎？我認為芝加哥是他的第二故鄉。他的故鄉是維也納，那你看Kohut在講一個人在美國生活了40年，那是一個個人主義，美國是individualism的天堂。美國人是這樣子，美國人是有個體主義的，有個人主義的。在那樣的一個地方，他在講Self Psychology，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他在講一個非美國的、甚至我樂意講，他是歐洲人的。他是一個歐洲的、歐洲人的心。歐洲人的sensitivity，歐洲人的一個狀態在講的Self Psychology。

那到這邊為止。我們都要理解我剛剛講的順序搞錯是什麼意思。這些東西都在講。那個self。那個所謂個體的那個self，他要怎麼找到他的救贖。他要透過關係找到……請不要說後面John Bowlby在講的attachment，或者順著John Bowlby講的這個東西發展出來的mentalization based therapy，在在都是西方人在講關係的時候。是為了他從個體主義的傳統中間，他要找到救贖。

那我們用華文、用中文說話的人的狀態不同。我們的關係是有包袱的，從頭到尾都有。各位你自己捫心自問，你這輩子從眼睛張開那一刻，從你有記憶的開始到現在，你認為你見過哪一個人是頂天立地的的一個個體，你見過這樣的人嗎？你的生活中間，你的老師，你的同學，你的朋友，你的親近的人，你的家人甚至包括你自己，你見過中國人有哪一個是頂天立地的一個人，頂天立地的？中國沒有這種玩意，瞭解嗎？我們沒有個體主義的頭腦，我們的關係的包袱太嚴重了。

張愛玲講的那個 Notorious Egregious 那個包袱，讓中國人沒有主詞，沒有我。他從頭到尾都沒有我，他永遠是我們，他假如是一個我的話，他會害怕吧，他會馬上去找一個我們來框在我的上面。這是我們做的，這跟我沒有關係，這是我們做的，我跟誰誰誰，我們做的這是我們做的，意思說這不是我一個人做的，這不是我的決定，我是無奈的我是無辜的。對，這不是我的錯。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的不是嗎？你看過哪一個文化大革命之後的人，他有懺悔道歉過嗎？假如要發生這樣的傷害的時候，像這樣子的一個一個彼此的傷害的時候。所以「我們優先於我」的這一點，我們用中文為母語的人，不管人在哪裡，在大陸，在臺灣，在香港，在澳門，在新加坡，在全世界的華人文化居住的任何一個地方，我們要學的第一件事情要把「我」找回來。我們的功課正好跟西方人的路反過來了。

我們救贖的第一步是要把我找回來。那你說我找回來之後，那個我們在哪裡？我說我找回來之後，我假如確定我找回來，我今天下午要去高雄，那你今天下午要不要去高雄，他今天下午要不要去高雄。假如我要去，你也要去，他也要去，「我們」可以一塊去吧。我的意思是說，我們需要：「先有我，先有你，先有他，之後我們再來決定」。我們(你我他)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我們，我們可不可以做----？

但是順序搞錯了。我剛剛講的是一個美妙的順序，但它恐怕不會發生，它發生不了。對，那發生不了的結果就是「我」，大概第一個「我」不會誕生，第二個「我」「我」誕生了也沒有用，他會被像是一隻螻蛄一般的被按死掉。你居然敢有個性，你居然敢有個性，你居然敢有個性，你看看黨要不要懲罰你？你看看黨要不要懲罰你？對，你會說像這樣

，你想想看Vasily Grossman二戰後怎麼會變成一個禁書？禁止他寫作，禁止他出版。你們去看看Vasily Grossman的故事。你再看看二戰後的蘇聯，那Vasily Grossman寫了什麼，以至於不見容於蘇共。他的作品，恐怕多半都是二戰之後才出版的、才陸陸續續出版的。

好，我剛剛是在講我跟我們，我們的順序是我要先找回來，那我再看看我們願意有怎麼樣的我們。那，德勒茲跟瓜塔里講的那個分子革命，是分子。分子是什麼？分子是原子形成的，原子連結形成的分子。分子你要看是多大的一個分子，通常也不會太大，再怎麼大也就是一個分子而已。所以分子並不是一個完整的，一個什麼多麼偉大的一個結構，分子沒有這麼偉大。它只是一個分子，是不是。幾十個人是一個分子，H₂O 兩個氫跟一個氧變成水分子，它才三個原子。那你今天是蛋白質碳水化合物或者是脂肪酸，那個分子大一點，那好歹還是一個分子而已。所以分子革命不會是一個幾千幾百幾十萬，不是這樣的。幾十就不錯了，對，你我他三個人如果今天下午決定要去海邊撿垃圾，讓它恢復一個乾淨的沙灘，你認為這件事情算不算是我們？但是這個因緣聚會，過了今天下午，我們回過頭來是各自去做自己該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但這件事情我們是三個人一起的。分子革命是這樣。它是聚散離合的。

我可能又不見得有完全回答你的問題，但是這是一個「一和二」的問題。那我們要當心，不要讓二優先於一。這是為什麼我那時候在講關係學派的時候，幾年前在講、我反覆講說我要替那個一，我要替那個 self 留下一點生路。我不要讓那個二決定了一。我簡單講，我當時的意思大概是這樣。好，也許沒有完全離題，有沒有誰想到什麼？

提問者：

老師我想要回應一下，然後再問個問題。您剛在講的時候，我大概想到幾個部分，我先說我想到的部分，然後我再問個問題。就是您第一個提到說，其實在亞洲，我說特別是東亞、我們的文化，它還是有一個集體的體質，我不知道能這麼摘要嗎？儒家文化影響的地區嗎，或許可以這麼說，可是我剛剛沒有這麼具體的思考。我想到的是其實非常多近代當代的討論，確實有提到。比方說社會主義思想的起源是在歐洲、歐陸，但是它的實踐其實是發生在這個亞洲地區。我之前也聽過不少這方面的討論，那這個是比較是社會實踐的層次。

同樣的如果回到治療，就回到心理治療吧。我覺得就是確實也看到很多的一些知識生產，治療方面的知識生產，大家就會去學習。作比方說，十幾年前會有這種結構派家族治療的理論。因為它非常的講究一個unit，然後有一個位階跟次序，所以它非常適合我們華語社會。這幾年我還看到各式各樣，就是循著這樣子的一個思路在反思以及記錄……。

西方社會相對來說比較以關係，或以兩人以上為一個它對峙的單位處理的、回應的、優先的單位跟對象的、一種視角的治療的 approach。然後因為你剛剛的這個抒發跟思考就讓我想到，我覺得這樣我們舊有傳統學習西方知識生產的方法是不是錯的，因為如果循老師剛剛的思路的話，這樣等於是在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既有的一種文化習性，去證成一個就是您剛剛講的，西方它是在自由主義的土壤，尤其是美國的自由主義的土壤裡面去 casting 跟實驗，一種朝向他者跟關乎我們的可能。不同社會的那個功課是不一樣的，那我的第一個好奇就是，那我們這種舊有知識生產方法是不是歪掉了，我不知道您懂我的意思嗎，這是第一個問題，然後我還有別的問題，那我想一次問完，還是老師要先？

Kelly：

你不要一次問完。因為你的問題其實是一大塊問題，不是一個問題。所以有時候像是被石頭砸到一樣，這樣子其實很不好處理。我先說一下那個所謂知識生產。我現在不要講什麼東亞，東亞這個對我來講都是無法承受的複雜，我腦筋裡頭現在連中壢以外是什麼，我其實都搞不清楚了。我現在勉強對中壢還有一點點理解，我的思考單位很小。我的思考單位不是全人類、不是全世界。我從來沒有說。我的思考單位其實都滿在地。

那我再問一次說，如果你是以中文為母語的地區，你認為到目前為止，有什麼偉大不了的知識生產……。那我把話，這句有點ironical的話，再往前推一步，假如我們到目

前為止，都沒有什麼具主體性的知識生產的本事的話，那你認為我們只剩下什麼，只剩下牙牙學語嗎？只剩下牙牙學語。那頂多來山寨看看，我居然能夠說得很溜，那個誰講的一些什麼，Klein說的一些什麼，Lacan說的一些什麼……我們頂多只能說到這一步，瞭解嗎，那你這不是要嚇唬我，誰啊，我請問你，你是嚇唬我自己人。很不客氣、我現在講的是很不客氣的話，我們到底有什麼原創的東西，你告訴我。

那很快就開始說，這個其實是楊國樞他們開始在弄，黃光國那時候也在弄，臺灣的本土心理治療法，大概是類似像這樣的意思。那講這件事情的時間是在 2000年初就講了，大概二十幾年了、二三十年了。那講這種本土心理治療的人，他其實都預設了剛剛講的中國人是好面子的，所以面子會是一個重要的、所謂的有文化特質的議題。中國人是什麼是講孝道的，所以有一個孝道的議題。他們其實講本土的心理治療的人，他其實沒有意思要批判本土，那他會把……對，他沒有打算要批判本土，我的觀察是這樣。他其實是預設了中國人，中國人是好講面子的，所以你要給他面子，你給他面子什麼都很好辦。你要跟中國人相處，你要讀得懂他的潛規則，你要給他面子。你給他面子的話，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就是在照顧他的面子的前提下，才能夠比方說，達到你的治療目標。對，那我的問題是，一個如果不講面子的中國人，你找一個不講面子的中國人給我看看，我再看他有什麼樣的一個我。

你今天預設了所有的這樣的說法，都有一些預設，中國文化是這樣的，我們就是這樣子，我們跟西方是不同的。對，那請你告訴我，我們從張開眼，你有記憶到現在，你的經驗是摻雜了哪些東西，你分得出來哪些是所謂的中國的、哪些是非中國的嗎？你今天假如看了一部日本電影，這算是哪一國的，這算是日本的吧。對，你喜歡一個阿拉伯的什麼、喜歡一個澳洲的什麼、又喜歡一個什麼……我們是由這些碎片拼湊出來的，瞭解嗎？有些人會說：我有個文化認同，我是中國的，那是我的落葉歸根的地方。我們的組成其實很複雜，我的意思是這樣子，每一個人都是拼裝車，你我每一個人都是拼裝車。那你我都不預設說，我們是要靠關係過日子的，假如是這樣子的話，那你一定是有一個東西把你框住了。

我現在還是回到我們的關係跟所謂的個體性。我不要說individualism。我沒有說個體主義，我說一個個體性，單講一個個體性，你先給我一個個體性吧。你到底是誰 Who are you ? Who am I ? 我是誰，你是誰，我們先有一個個體性吧，否則那個主詞你怎麼。那沒有主詞的時候，到底是誰在跟你講話，我是誰，我搞不清楚，跟我講話的你是誰，我也搞不清楚。你沒有主詞，我沒有主詞，我們居然還說，我有一個我們。

我剛剛講的這一點，在臺灣過去1987年到現在，快40年的時間，我覺得這些文化的包袱、被框框架架，框住的情況，有，我覺得狀況會比較好。至於中國大陸，我相信有很多角落也在發生這樣的事情，框框架架，框不住人的狀況。那臺灣其實這個狀況應該是有更少的被約束，你假如要做一個你希望的自己，你在臺灣其實不算是太不方便，我簡單講是這樣。那叫作：做人的自由，那叫作：好好做人的自由，以至於有一個酣暢的人生。有沒有誰想到什麼？

提問者：

我想要確定一下，我剛剛聽的有沒有錯。因為我一直在一個系統裡面，所以你剛剛講那個「First, Do no harm」，其實對我來講，就是非常醫療的事情。但是我聽起來就是因為我不能、即便我有這樣的一個first do no harm的一個招牌在前面，可是我不知道結果如何，這是大多數我面對的前景。但是我假如不做，我不去do，那就是我一定會後悔自責。那可是問題是做了，即便是我想大多數時候，其實還是一個後悔自責的狀態吧。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來說，我不知道剛剛講的這個倫理，我覺得倫理好像就超脫了那個對錯的範圍，那個範圍好像也包括剛剛有個同學講生態的問題。我好像沒有、我沒有時間去想這個問題。所以說我在想，今天你在講倫理學，關鍵，假如說今天是first do not harm的話，那關鍵詞是do對不對，不做不行。

Kelly：

我只是擺在那邊，我並沒有說那個是今天要講的關鍵，但那個其實是醫療倫理。問題出在：「假如我不做，那沒有人做怎麼辦。但是做了，我十分把握。那假如結果不好怎麼辦」。所以醫療是這麼一件 tricky的事情。我們的Hippocrates當年講的first do no

harm, 我希望他指的不是 first do no harm to oneself 就不要傷害到自己, 我希望他指的不是這個, 就是你要避險, 你要安全的玩 play it safe, 安全的打這個球。你要 play it safe。所以你假如條件不足, 假如沒有十分把握, 那你就不要做。問題是: 假如沒有辦法轉走呢, 假如沒有人能夠接呢。假如你不做的話, 就沒有人做了, 假如那個瞬間就在那裡, 那怎麼辦。對啊, 那怎麼辦。

提問者:

其實我也沒有希望把框架架在這裡, 就像是那個你剛剛講的華沙那個例子, 就是一直帶著小朋友往前走, 我沒有辦法把想像中間那個——, 我們那個 do, 假如那個代價是自己的生命, 所以……受傷? 死亡?

Kelly:

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first do no harm, 其實應該不是要保護自己。對, 應該是要說保護你的病人。不是說我要小心, 我不要將來被告, 我要小心, 如果做了這些事情將來可能會被告, 意思是應該不是這樣子。但是即使是這樣子, 我都覺得挺困難的。你假如是那個小鎮的唯一的醫生, 今天來了一個什麼樣子的狀況, 你假如不做, 沒有人能夠做, 假如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認為應該要怎麼辦。所以我覺得重點在 do, 重點會不會在 harm

。就像剛剛那次綠繡眼, 我現在不曉得牠在哪裡, 牠現在沒有發出聲音。我現在不曉得牠在哪裡, 事實上是下午四五點的事情。對, 我意思是說, 我沒有把今天的講的意思要框限在醫療。很多時候就是我們不知道, 但是還是得 do, 我也並沒有打算框限在醫療。我們今天講的這個倫理, 它其實是一個: 你看到了, 你見到了, 因此你不得不有回應, 只是這樣子而已。因為你見到了, 所以你不能不回應而已。但是其實更簡單的方法是說, 我可以裝作我沒見到嗎?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今天放上去的補充資料中間, 有一段在講這個。就是卡謬的 The Fall 那個小說裡面在講的東西。卡謬晚年有一個小說叫作墜落。「墜落, 不是墮落」, 是墜落。一個法國的檢察官, 還是律師, 多麼自以為是的一個傢伙、志得意滿的一個傢伙, 有一天經過賽納河上的一個橋, 三更半夜下雨, 他看到一個女的在橋邊, 在那個欄杆旁邊。他就走過去, 他就聽到一個女的跳河的聲音, 掉到水裡頭, 啪啷。請注意他的反應, 他停下來一下, 他點起煙, 他沒有回頭, 他繼續往前走, 回家睡覺, 明天還是明天。但是, 不多久, 他就開始做噩夢了, 他就一直在做噩夢, 他日子就過不下去了。他變成酒鬼了, 他來到阿姆斯特丹, 書上描寫那些小運河、像是地獄的冥河一般的, 彎來彎去的地方。在阿姆斯特丹的小酒館裡頭, 他碰到一個人, 那個人跟他要酒喝, 要這位檢察官請他喝酒, 於是檢察官就跟他講故事。他就講起了這個故事, 這叫作 The Fall。

所以我們可以裝作沒有聽到, 沒有見到。可以。但你假如裝作沒有見到, 沒有聽到的話, 你有可能會到阿姆斯特丹去。但這是卡謬說的, 也許我們還是活的好好的。我跟你講, 你裝作沒有聽到, 沒有見到, 真的沒有關係。人在做, 天在看, 你告訴我天在哪裡。

(Kelly的反諷): 你告訴我哪一件事情, 人在做, 天在看。這個世界, 沒有因果, 這個世界, 沒有報應, 請大家不要擔心,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裝作沒有看到, 沒有聽到, 我不知道, 我是無辜的, 這件事情跟我沒有關係。這件事情很遺憾, 但是跟我沒有關係, 這叫作我們當代的倫理。

提問者:

我一直以為天地良心是倫理, 但是你說的那個、我們那個 do 是倫理, harm 是你剛說的那個大帽子的道德。

Kelly:

好, 你不要糾結在那幾個字上頭, 因為這個是一個片段。我現在要跟你們, 今天要 push 出來的命題就是說, 今天我們要講的自體的心理學的這個自體, 跟這個自體所面對的這個世界, 包括他的同行者。那請問它們之間能夠有什麼樣子的, 美妙的倫理的關係。大概是這個意思。那很抱歉, 這個世界充滿了反面教材, 是不是? 好, 有沒有誰還想到什麼其他的點?

提問者:

老師我想問一下，順著你剛剛的、我們剛剛那個對話，那你覺得可能過去的，也許是你說過去一百多年吧，或是說過去一百多年在中國文化這個地區，有沒有什麼，有沒有哪一個人，或是作品，它是在你看來是非常，就是它manifest的一種，這個中國人試圖要找到這個individuality的努力？

Kelly:

這種例子不難找，還是有一些例子，而且應該還是滿不錯的例子。我們在講美學的那個段落會講到謝德慶，我覺得謝德慶應該是一個例子。然後身邊的人，總會碰到一些人，覺得他活得蠻酣暢的，這樣的例子。然後，你們知道余英時嗎？余英時過世前的最後一本書，那本書書名我現在不曉得(余英時評政治現實(限量珍藏印章版))。如果在臺灣當時訂那本書，那是紙本的書，出版社跟余英時的太太遺孀那邊要了一個章，蓋章的章，那個章上面寫了四個字，叫作「無處非中」，就是「沒有地方，不是中。沒有地方不是中間」。這其實是符合當代的宇宙論的說法，就是你宇宙論的立場，你不管從宇宙的任何一個地方，我們現在是從地球，但是如果你是在另外一個星球上頭，宇宙是很奇妙的，它是無處非中的。我們以為我們是在中，但其實沒有地方不是中。那余英時講這句話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有文化大革命，他中國是不會再去了，就這麼簡單。

就是我是反覆跟你講說，沒有文化了，因為文化已經被毀掉了，那你剩下什麼？剩下的都不是原來的那個東西了，是修飾過的，你重新打扮過的。你居然山寨起自己的老祖宗，你說荒唐不荒唐。對，區區七十年，就可以做到這麼偉大的一個文化滅絕的工作，這算是一件了不得的歷史工程。區區七十年，就可以搞個九萬八千座水壩，把整個長江黃河流域塞滿了水壩。我上次講過 1949年，對，應該才二十幾座。

對，我是在講說有沒有例子。有，有例子，那我希望能夠好好做人，有一個酣暢的人生。並不是說我要好好做一個臺灣人、我要好好做一個中國人或換成一個我要好好做一個什麼人。對，但是好好「做人」，你千萬不是好好「做畜生」。我認為倫理學是一個倒楣的學問，它是用來折磨好心人的，讓好心人見到了，不能不回應，因為倫理學告訴你，你不能不回應，你不是有惻隱之心嗎？你沒有惻隱之心，你算什麼人，那你又見到了，你要救誰？你只有一隻手，你只能用一隻手去救人，你另外一隻手是抓著一個東西，讓你自己不要被沖走。你只能救一個人，但兩個人對你都很重要。那你要救誰？倫理是這麼一件倒楣的事情，你們千萬不要以為我現在是在歌頌倫理，我現在是反覆跟你講說，真的是有夠倒楣的，我為什麼要見到，我真倒楣。

提問者：

我想提一下Levinas的臉，我覺得有一種弔詭性在裡面。因為他這麼強調，它就是一種形象，可是這個形象也不是說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就是一個指向物。但是它不是表象，它有點類似存在的東西。可是為什麼需要這個臉？這個臉，是他者，可是他者裡面Levinas又強調所謂的無限性，那最終他者會變成說就是上帝。在猶太神學傳統裡面，或者是泛基督教神學，那上帝的面孔是不可能見到的(出埃及記)，可是，所以臉這方面如果朝向最終的是無限的他者、是上帝，那這又是不可能見到的臉，這對於我們來說，它到底要求我們什麼？所以我的意思是想說，Levinas他的說法比較是哲學的說法，當然現在有很多精神分析的討論。可是如果我們用精神分析的方式來說，就用譬如說Lacan的方式來說，第七研討班，關於倫理學，就是在講很多das Ding的問題。那最後又講到倫理的要求，昇華，康德還有薩德。這變成說，對於西方人來說，你要說是物質的、表象或是實在或是什麼東西，就是一個外於你的東西，然後你主體又似乎想要建立意向性卻又沒辦法建立，那就變成，它始終是一個困難。所以就會導致，講基本一點就是要怎麼在個體主義裡面建立出一種關係，我有點想到是這樣，對。

Kelly:

昇華，你的意思是說 Levinas的臉，Levinas的倫理哲學，他的根源其實還是神學嗎，你剛剛的意思是這樣嗎？

提問者：

對，可是這個很奇妙，因為他是立陶宛人，然後那時候是，他可能最早是受到東正教，那些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東西影響。那些都有影響。可是他反而是在中年，就是搬到法國以後，他才接受正式的拉比傳統的訓練。所以說，這個其實我覺得不只是.....就是當

然他還有像塔木德的問題，可是我覺得，這個還是整個西方文明的問題。我自己感覺是、我常常也會認為說，到底基督教裡面，內嵌的這個猶太教，到底是什麼。可是它又無處不在，所以這讓我覺得很困惑，我自己的觀感是這樣。

Kelly:

你可以同意我上面這個distinction嗎，就是說有沒有一種倫理學，我還是回到我們前兩次有用過的一個片語，叫做神學的包袱。有沒有一種倫理學是有神學的包袱，有一種是沒有神學的包袱，這個distinction你覺得你的想法是什麼？

提問者：

康德那種就太有神學的包袱了。所以回到亞里斯多德、古希臘，這又變成說，這也是回到剛才的問題，西方就是夾在古希臘和猶太這兩個傳統中間掙扎。那比較沒有所謂的神學的包袱，可能就是像古希臘比較humanism或是什麼之類的，我覺得會比較沒有神學的包袱，對。

Kelly:

好，那請問用中文當母語的人，他們的包袱是叫作天理嗎？

提問者：

使用中文者的包袱。我覺得中國、使用中文者的包袱，包含使用的文字語言等等，太強調那種關於形象之間一定要有所關聯，就是簡單講還是關聯性。比如說像是文化大革命，從來沒有一個人跳出來反省。那可是一樣是強調「關係」的日本，為什麼在東亞的日本，像是大江健三郎，雖然他是左派，可是他還是在反省二戰日本怎樣，日本也是這麼強調關係的社會。

當然他們的文化，有很多性質多元混合，但是有一個東西被中國文化影響很多。他們的做法反而是跟我們不同，中國人都在講「格物窮天理」，可是他們沒有真的去把王陽明的東西，做成一種真的應該要去做。那宋明理學或陽明心學，就是朱子學到日本，它就變成說明治維新那些幕末人士的一個思想來源。所以說，日本他們同樣受到這一套學說的影響，但他們可以把它們轉化成不同的東西。中國人始終就是停留在一個，好像嘴巴說一說，然後就是認為自己最有道德這種感覺。

Kelly:

各位，我倒是不認為中國大陸對文革完全沒有反省，但是我認為，沒有一個讓歷史有浮現的、讓歷史能夠被看到、被聽到、被說到的機會。換句話說那個歷史，是被掩蓋的歷史。文革結束後的頭十年，其實是有很多作品，那個應該是傷痕文學吧，其實應該是有過反省，起碼有過。對，可是，起碼有過描述……，這個問題，其實有一個要回到一個出發點，是你有沒有一個自由，你能夠說你要說的，不管那是什麼，但是你要說的時候，你才知道那個後果。你要說，你能夠說，「你要說的那個歷史，如果變成一個禁忌」，那大家都是放在噩夢裡頭，不會有人去說了。對，然後那個歷史隔兩代，到第三代就忘記了，因為目睹者倖存者、當場還在、經過的人通通不在了，那變成一個傳說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傳說，文化大革命沒有發生過，是你瞎掰的。六四是一個傳說。228是一個傳說。國民黨玩法，跟老共玩法差不多吧，他們都是列寧式政黨。他們都是列寧式政黨，是二十世紀的列寧式影響，毒害中國人最嚴重的人是列寧，因為，被這樣的政黨搞了一個世紀。對，玩法差不多。

我們上次不是講殷海光嗎，剛剛講說 有沒有什麼特立獨行的人？有啊，殷海光就是啊。你們知道殷海光在他的那不叫作花園、一個小院子，大概是什麼街，是臺大的宿舍吧。他挖了一個小池塘，旁邊種了一些芭蕉，還是種了一些什麼東西。對，那個年頭的中國人，包括我父親也很喜歡在院子裡面亂挖一個小池塘，小池塘就順便養幾條魚的意思。對，那是他唯一能夠得到一點休息，或者他喜歡的一個狀態。他是跟人吵架吵了一輩子，殷海光事實上是火氣很大的一個人，有一天是當時的教育部長，這是哪一年發生的事情，是蔣政府還是誰講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會，在講一個什麼樣子的事情，然後這個人就打官腔。殷海光就站起來說，很抱歉你現在講的，跟我們這個會沒有關係，殷海光是這樣的一個人。好，扯遠去了，我現在是在講說，能夠面對歷史，否則的話，所有的事情都會重複。

提問者：

老師我就是小小回應一下，然後我這個回應，也其實很瑣碎。我覺得你剛剛講的，也是連結到上一次，你其實也提到一種當代史，就對於我們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的一種選擇的重要性。我不知道你懂我在講什麼嗎，可是其實這個就是它艱難之所在。剛剛老師的對話裡面，我也同意。其實，比方說，對文化大革命的反省，我認為其實在文革落幕後的那十多年，其實著作跟電影是非常豐富的，光是八二年的那個牧馬人，它的尺度，揭露一種大的政治運動下的人性，怎麼開展，怎麼流動，那個尺度都不是我們今天可以想像的。

可是你剛剛有提到，就是你剛剛說的，我也沒辦法再說得更好，其實我想是一種，不僅僅是零星的，並不僅僅是單一的創作者，以一個故事的方式，在回應一個歷史現實。而是一種更系統性的，可能更有批判性的一個反思。我沒辦法講得更好了，但我覺得這件事情，它就是難。「講白了，大家的命都還掛在裡頭」。這是其中第一個回應。第二個回應是，我不曉得你覺得臺灣呢？就是在臺灣這塊土地上，我們有沒有相對比較有那樣的空間跟條件去，不輕易地掩埋跟截斷我們曾經還剛剛走過的路。

Kelly:

你有一個問題，你後面有一個很複雜的東西，你是順著那個在說話的。臺灣的部分，我說幾句，我不曉得有沒有對照你的話。1987年臺灣解嚴是一個關鍵，解嚴之後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是，誰都可以不鳥誰，但是，誰都有這個義務，要去捍衛誰都不鳥誰的這個權利。你可以不同意我，那我要捍衛你可以不同意我的這個權利。那我可以不同意你，我希望你也可以捍衛我不同意你的這個權利，這個是臺灣的狀況。臺灣最好的狀況是這個狀況，而這件事情才剛發生三四十年。那我還在學習，還在學習我怎麼去捍衛你不同意我的這個權利，那你也要學習你怎麼捍衛我不同意你的這個權利。但出發點是誰都不要嚇唬誰。你不認為這樣是一個多棒的事情嗎？我可以做我，你可以做你，那我們之間可以沒有關係，其實這件事情真的也沒有關係？你跟我沒有關係，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是OK的。因為你做你，我做我，我們之間沒有交集，我們既然沒有交集，那就是你做你，我做我，但是我有權利捍衛你不同意我。我有義務捍衛你不同意我，但是你也也有義務要捍衛我不同意你，這就是我們兩個之間這個底線的關係。

那臺灣要當心是中間有一些----，因為臺灣現在目前----，我在第一講，還是什麼時候有講過，我說臺灣的認同，其實是在掙扎中要打造出一個台灣認同出來。這件事情其實現在目前是加速在進行中。蔡英文那八年，其實有點好像放著沒有做太多，或者是做得沒有那麼用力。但現在這一屆的政府，其實是要很用力的做這件事情，那其實就會碰到一個台灣認同上的不同的狀態。每個人可能有不同的狀態。關於這個不同的狀態，我只有一個提醒，我對民進黨政府只有一個提醒。雖然，我現在目前認為文化中國是偽命題，是一個假的命題，文化中國沒有這回事。文化中國是一個偽命題，理由很簡單，因為中國大陸沒有中國文化。臺灣有一點中國文化，但是也就這一點而已，臺灣還有很多其他東西，但是不曉得是因為我們都還用中文說話，我們的母語畢竟還是中文。對，那文化中國的中國文化，我說文化中國是偽命題，我說中國文化的這個部分，民進黨政府要有一個想法，怎麼去擺這個東西。因為，這邊是很容易被見縫插針的地方。對，被統戰見縫插針的地方。那但到目前為止，其實看起來，民進黨政府這一步還沒有做到(好)。那國民黨是一個舔共黨，那就繼續舔吧。民眾黨基本上不算是一個黨，算是一群大概有點像高中的中輟生。對，民眾黨連政治兩個字，politics這個字都不會寫，所以不成氣候。那臺灣要很擔心被見縫插針的狀況下，會有一些內耗。

中國大陸的朋友們，大概知道7月26號要大罷免。你們知道為什麼要大罷免嗎？因為國民黨的立委惡意地刪預算，不讓這屆的政府可以施政。那刪預算刪到什麼多麼離譜的地步，你們有心人應該去想辦法把它整個列表下來，某年某月，哪一個誰提出一個什麼樣子刪的過程，然後就通過了。刪預算這樣的方式，來作刪預算的動作，是國民黨自己去做的，所以我說他是舔共黨。對，這件事情很奇怪，為什麼會淪落到舔共到這麼徹底的地步，這麼明目張膽、徹底的地步，真的很奇怪。那，扯遠去了，真的扯遠去了。回到剛剛的問題，我剛剛是要講說，當一個政權，沒有這個誠意去捍衛它的自由的制度下，可以去面對歷史的時候，每一個個體，他留下來的這一點點個人的東西、個人的作品、個人的日記、個人的回憶都是過往雲煙。中國人這個民族很奇怪，他是號稱有歷

史的，但其實他沒有歷史。中國2500年是一個無史之國，沒有歷史的國家，留下來的都是帝王史。帝王史是什麼？帝王史就是宮廷劇嘛。而且重複地再重複，不停地重複，四百幾次、四百六十幾個皇帝、重複了四百六十幾次，你覺得看了快煩死了，瞭解嗎？因為每一個皇帝都在亂搞，一堆皇帝在後宮裡面搞的事情，你看不到中國人，只看到帝王史。簡單講，你在資治通鑑裡面，你看不到中國人在哪裡，那這算什麼歷史，你告訴我，這算什麼歷史？我們今天講的是倫理，但是其實已經touch到回到歷史的那一段了，或者touch到批判的心理治療，可能都touch到了存在治療。可見這些東西都是串來串去的。扯遠去了，你們再想一個問題，那我們再走一段。

提問者：

我想再問一個問題。就是你剛剛講到說：那個倫理的那個時刻，是不同於一個倫理決定，可能你之前在那邊深思熟慮一下，很久，然後那個倫理的時刻是你看到了，然後你依舊被要求要有一個回應。因為我可能還是在想那個關於流浪貓的事情，可能我看到的是一些知識性的科學知識，然後說流浪貓現在牠在一個城市生態裡面，在城市裡面會造成那個生態的威脅。但是實際上我並沒有看到發生過。比如說一個流浪貓，會去屠殺其他的小鳥，但人類就是想要規模化的把流浪貓屠殺。我有一些背景知識，然後我想問的是說：在倫理情境中，它跟背景知識有關係嗎？跟這種好像非直接的背景知識有關係嗎？或者它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Kelly：

你問的問題有點大不妥，我跟你講一個小故事來回答你這樣的一個流浪貓的問題。我大概到中壢已經待了一年半，我現在待的地方叫作興國里，興國里有一條小巷子，在中美路上的小巷子。走進去，你就發現裡面是別有洞天。其實那是老舊社區，老社區有一個特點，就是所有的東西都在它恰當的位置上面已經很久了，包括裡面有一個土地公廟，土地公廟跟民宅是連在一起的。嚴格上講，有點像是你的隔壁鄰居就是土地公，有點像這樣的味道。

我現在要講的是關於流浪貓。你走進去興國里的時候，你看到一個招牌，一個路標，不是很大一個路標，就是立在那邊，上面寫說：此巷有貓出沒。這個巷子裡面有貓進進出出，請開車要小心。這是在臺灣生活了快70年，我第一次看到有一個標誌，在提醒開車的人小心不要去撞到流浪貓。那一般他們怎麼在動物保護協會的人，或者是一般的人是怎麼在面對流浪貓？他們通常是會誘捕他們，然後帶他們去做結紮。結紮的意思是說，請你不要再生太多小貓了，不要再繁衍太多了。但是我沒有說，你捕捉了之後，那我要把你怎麼樣安樂死，沒有這樣子的。你捕捉了，做結紮手術後，兩三天後又把牠放回去原地，牠最熟悉的地方。所以一般在照顧流浪貓是這樣照顧的。那這個動作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動作，我剛剛講的兩個碗一碗水一碗飼料，就是這樣子而已。這個動作沒有多麼偉大，這個動作其實沒有多少知識在裡頭。

對，就是一個很乾淨的食物、乾淨的水，那牠們有時候可以過來，牠知道這邊有東西可以吃。那牠會不會每天來，就我看貓的貓性跟狗性不一樣。對，有時候只來看牠一兩次，你就再也沒有看到牠了。所以應該講，那個生態有沒有影響那麼大，我覺得應該還好。那你現在對流浪貓的部分，其實要回到我剛剛講的這個興國里的狀態。那我請問，興國里如果是這樣的一個狀態，興國里的里民立了一個招牌，說這個巷子裡面有貓進進出出，請大家開車要小心，你認為興國里的那個巷子，是不是一個適合人居的地方，是不是一個適合生命居住的地方？我認為是。我認為是。就這麼一個小小的動作而已，我希望臺灣多一些這樣子有趣的小故事。我希望中國大陸也有這樣的小故事，因為有這樣的小故事的地方是適合人居住的地方。

我給你們再看幾個點。今天稍早，我請Chat GPT幫我列下來一些概念字，他列的不完整，我覺得這個地方還可以再想下去。這個概念字，起因就是因為「概念」是生成的工具，因為提到德勒茲跟瓜塔里寫的《什麼是哲學》，他們在講的就是概念，哲學就是要創造出概念。因為稍早的時候，我在問他，歐洲的European Space Agency ESA，他們在2013年射上去一個航空器叫Gaia。Gaia的任務是畫出一個銀河，銀河這個星系。它的目的其實就是要畫出銀河。我們寫這個Gaia的資料，已經滿多的，我們對銀河有

一點點初步的理解，其實是因為Gaia的觀測，這叫作自體的星圖，就像Gaia畫出的是銀河的星圖。

這個是車行哲學，車行哲學是第七講，我們要講這個事情是岩中花樹療法。那岩中花樹其實是一個很有問題的說法。因為我現在講這個岩中花樹是為岩中花樹所見，那我憑什麼能夠說為岩中花樹所見，是我想多了嗎，是我天方夜譚嗎，是我一廂情願嗎？是的沒有錯。是我天方夜譚，是我一廂情願。但是我還是要說，為岩中花樹所見，那這個是「倫理的不退轉」，不退轉是佛學的用詞，等一下我們後面會有一兩個段落在講這個。那，所以「倫理是一個承諾」。我剛剛講過，它是一個「不退轉的承諾」。

概念是一個illuminator，它就是照亮了黑暗，對我們本來就是不見光的地方，那這是蓋亞式的一個觀測。那個蓋亞很有趣，我們的銀河系大概是100到400 billion，所以是一千億到四千億顆星球。一千億到四千億。但是蓋亞觀測的只觀察了兩個billion，它只觀察了二十億。換句話說它只觀察了可能不到百分之一、二左右吧。但它觀察的那個次數它是重複的，在觀察這二十億顆星星。那藉著這二十億顆星星的資料，構建出一個它所能夠、它像是取樣、像是一個sampling。它取樣了二十億顆星星，來勾勒出銀河的一千億到四千億顆星星。

那你可以說這個觀測是一有問題的，但是我們的浮世繪，我們要理解一個時代，你要做浮世繪。什麼叫做浮世繪？剛剛在問說有沒有例子，有沒有哪一個人曾經做過什麼，他的作品是什麼，他透露出來他是這樣的狀態，那叫做浮世繪。假如這樣的例子多了，或者這些例子中間，有例子和歷史之間的差異，那你可以勾勒出一個浮世繪。那好歹浮世繪還是取樣，那你不能說中國有十四億人，假設中國現在還有十四億人的話，那十四億人我每一個人，我都要做一個深度訪談，我才能夠有一個完整的影像。

他們做民調的時候也不是一個一個人這樣(調查)做的，一定是要取樣的，所以這個取樣這件事情會變成自體的心理學的一個很大的難處。這其實是我放在心裡放了四十年的問題，三十幾年四十年的問題，就是我沒辦法說明 self disorders是什麼，尤其我沒辦法說明在臺灣碰到的self disorders是什麼。對，所見都有限，所知都有限。那這樣子片段段的，尤其是卡在臨床的角度的時候，那分明不是我心目中的所謂self disorders，那臺灣的self disorders是什麼。我們能不能歸納出一些什麼說法出來，這是我這麼多年來一直苦惱的事情，這是一個怎樣子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問題。但是好歹這個中間，有一個蓋亞式的自體觀測，假如我們能夠取樣的話，假如取樣夠寬，足夠代表它的母體總數的話，那其實我們或許可以有一些比較好的說法出來。

那概念其實「就是我、就是願」，願就是我願，我願見眾生，我願見到眾生。我願沒有，裝著沒有見到眾生。我願那概念。對，那這段是這樣的。那這邊，我在講說德勒茲跟瓜塔里他們1991年寫的《什麼是哲學》，他們說哲學的任務就是concept making，就是要做、要創造出概念來。那所以沒有一樣東西比一個強而有力的概念更美妙，那這個強而有力的概念，就是一個恰當的工具tool。你要有一個恰當的工具，我們才能夠做出一個什麼東西出來，才能夠把一個鎖開啟，才能夠把一道門裝上去，才能夠把一個釘子釘上去，才能夠掛起一個什麼東西。所以我們要工具，我們需要工具。

哲學概念其實就是提供的工具，思考的工具，行動的依據的工具。因為假如沒有這些工具的時候，我們的思考其實嚴格上講是在黑暗中，其實是不明亮。所以這是一個說法來說明概念的重要、哲學的重要。我問Chat GPT，要成為心理學的蓋亞，就像蓋亞的那個太空器，那個蓋亞spacecraft 在觀測著銀河，我說如何閱讀一個時代的自體星圖。那我請他幫我寫下這一段，這些段落其實是我這邊在思考的一個軌跡。那你們現在看到的是從最近的往回推，就是過去這幾天發生的。

我說我們回到自體的心理學吧，那如果要make sense一個時代，那好比用蓋亞，好比像蓋亞要make sense銀河，那我們需要取樣sampling。但是我們也需要一些概念conceptual work。取樣的部分像是浮世繪，那就充滿了生命故事、生命敘事、甚至一些藝術作品尤其是小說。尤其是小說。小說能夠進入一個時代是有理由的，那，但是我現在覺得最大的困難其實不是那個，不是這些生命故事，是我們缺少概念。簡單講就是我們缺少概念，所以有一個好的概念，那是多麼難得的事情。

比如說 Karen Barad在講那個 agential realism, 那個intra-action你們難道不覺得, 這個intra-action顛覆了我們本來對關係的理解嗎? 不管是人跟物、人跟人, 或者是物跟物、一切的一切, 那個關係的理解。那個intra-action就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那我這邊講說六根六塵六識, 我們這邊要提到一點佛學, 我說其實八識前六識, 眼耳鼻舌身意, 眼耳視覺聽覺是擺在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這是六根、這是六塵、這是六識, 那這是感官, 這是perception。那感官是什麼, 感官就是心的材料, 就是我們心理世界的心的材料, 就是一切生命的活動, 或者是盲動的起點。那既然有可能是盲動, 那當然包括最糟的, 但是也有可能包括最好的, 所以一切最糟的最好的都是從六根六塵六識開始。那請注意, 我現在講的眼耳鼻舌身意, 這個前六識, 已經包括意識了。

那第七識是末那識, 就是我Self的誕生。那第八識是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其實是非常玄的、非常神秘的, 阿賴耶識其實是一個生命的長河中間, 你我這個乍現之生命的長河。那阿賴耶識, 假如先不管的話眼耳鼻舌身意, 再加上一個末那, 這其實前面的七識, 都很像心理學, 你難道不覺得嗎? 都很有心靈哲學philosophy of mind的意涵。

你再一次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你張開了眼, 眼耳鼻舌身意。你張開了眼, 那我請問你看到了什麼, 我請問你敢看到什麼, 我請問你, 你不敢看到什麼, 以至於你要裝作沒有看到什麼。但畢竟你還是看到了, 所以眼耳鼻舌身意這六識, 我們是回到這六識來生活的。所以我在問他說, 我說苦之起因在於有所感, 所以倫理學的起因, 也是在於有所感。所以「感」這個字會是一個關鍵字。

中國人到廟裡面, 去燒香去拜拜的時候, 其實都在有求必應、都在求一個感應, 因為你是很虔誠的在拜, 所以希望你給你一個回應是一個消災祈福的回應, 所以叫做感應。我們跟這個萬物之間有一個東西叫作感通, 那有一本在講唐君毅的哲學的書, 就用到感通這兩個字。所以感通很明顯的是中哲很重要的一個我們跟這個世界的關係。我們跟這個世界的角落能夠發生像天人合一這麼美妙的事情, 當然是因為感通的關係, 但是你怎麼去justify, 你怎麼去verify這個感通, 你到底是感了什麼? 通了什麼? 你感了什麼? 又應了什麼? 那這個地方, 但是一切都是感, 所以有所感是出發點。但是有所感就是苦的起因, 就是因為有所感, 你講無所感的話, 坦白講你不需要苦, 你不需要苦的話, 你四聖諦苦集滅道。那你的苦都沒有了, 那你還集什麼? 你還滅什麼? 你還道什麼? 你不是很好嗎? 你是沒有苦的。重點是你有所感, 你就會有所苦了。那倫理學也是這樣子。所以, 感是一個麻煩。感是一個麻煩, 但偏偏你不能、偏偏你不能裝成無所感, 你不能裝成你沒有看到。

然後我說我們是否可以說, 倫理學的精神就是剛剛講的在於以他者為中心, 或者是他者的優先性priority of the other, 那這個就是一個概念。這個概念你們認為會不會是一個powerful的概念, 倫理是從這句話開始的。假如你的priority不是放在他者, 那你的關心不是倫理, 你最關心的事情不是倫理, 我不曉得你關心什麼。

我這邊再問Chat GPT說, 我們是否可以講, 宇宙的生成是來自於碰撞, 起因是因為我前兩天在看蓋亞的 youtube影片的時候, 有提到一個點。它說銀河的生成是因為多少億年前有一個什麼樣的碰撞, 銀河才會生成。包括我們的太陽系的生成, 那都是四十幾億年前有這樣的一個碰撞,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becoming 它是來自於碰撞。那你我今天還在這邊說話, 還在這邊有一些對話的可能。我為什麼這麼珍惜這個碰撞, 起因就是因為那個碰撞, 為其碰撞才有生成。我們若沒有碰撞, 其實你是你、我是我, 你還是你、我還是我。那你沒有變, 我也沒有變, 其實嚴格上講我們就不要用生成 becoming這個字, 因為生不了什麼, 沒有生什麼, 沒有成什麼。

毛澤東說過, 每次鬥爭只要殺5% 就可以了, 因為殺多了會傷害生產力很可惜。那殺少了沒有感覺, 嚇不了人。所以毛澤東的倫理學 the magic number 就是5%。那現在很有趣的地方在這裡, 就是說你今天上面有一個所謂黨的命令下來, 大家要這麼做, 那下面一定投其所好, 所以你說5%, 那我告訴你下面一定殺到 6% 7%, 表示我很用力的殺, 我有做到你的quota, 你要求的quota。你要求的配額我有做到, 我更用力的做到更多了。大躍進的時候也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也是如此, 三反五反反右都是如此。所以一次又一次的鬥爭, 其實都是倫理學的一個遊戲, 那這個遊戲的這個magic

number 就是5。我倒不確定蔣介石在搞白色恐怖的時候，他有沒有一個magic number，這件事情我倒不確定。好，但是我們必須講他也有他的magic number。我說在我們這個當代的年頭，是一個後真理的、後真相的 post-truth era，所以nothing matters 誰說都無所謂。誰說都算，都無所謂，無所謂真，無所謂假，無所謂是，無所謂非。所以網路聲量，指鹿為馬是最重要的。那網路聲量下面提到這幾個都是例子，在這麼一個所謂的post-truth era年頭，我們居然還要講倫理，豈不是笑掉大牙？笑掉館長的大牙，笑掉黃國昌的大牙，笑掉韓國瑜的大牙。意思是說，我們起碼笑掉了三顆牙。我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起碼笑掉了三顆牙。

那什麼叫做post-truth，就是充滿了假訊息，充滿了輿論引導，它製造話題的速度比你的注意力發生的還快，所以你還沒有來得及想到回應、或者是講清楚的時候，下一個議題又跑出來。下一個所謂的新聞又跑出來。所以這是一個post-truth的年頭，post-truth 就是希望人不要知道、不要去關心真相，不要去關心哪一件事情到底怎麼回事，讓你每一個人都是過動狀態ADHD，每一個人都是無法注意力集中，無法專注ADD，那就沒有真相了。對，那真相還有誰care你告訴我。那既然生命只是留不下存在證據的痕跡trace，那就表示一切都無所謂了。那一切都無所謂的時候，我們今天為什麼還要講倫理，以至於講道德善惡是非，起碼的倫理，既然都留不下證據，只是一個痕跡都留不下證據的時代，那我為什麼還要講倫理。所以今天講倫理事實上是一件有問題的，我們今天是講不成倫理的，簡單講是這樣子。

好那我說，我們能不能這樣講，Life is nothing but trace 生命只是一個痕跡，而且很有可能是留不下任何的記錄的、留不下任何的證據的。證據什麼？證據生命曾經存在。那既然沒有證據又沒有痕跡，那我們就不存在了。我們既然不存在的話，那你告訴我呢，還倫理個什麼屁？

我們是否可以講這個感受度Sensibility，翻成剛剛講的感，感受的感。Sensibility畢竟源自於Trauma，畢竟必定源自於Loss。意思是說若非Trauma、若非Loss，不足以成其為Sensibility。比如說有人問海明威說，你怎麼樣可以變成一個小說家？海明威說，給他一個不快樂的童年 Unhappy childhood，他就會變成一個小說家。那不快樂的童年，當然是Trauma跟Loss的童年，於是乎他就有一個Sensibility，所以感是這樣子來的。感是來自於ACEs 所謂的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感是來自於ACEs。那Sensibility明顯是關鍵字。我說美學的Sensibility，歷史的Sensibility，精神分析的Sensibility，存在的Sensibility，哲學的Sensibility，甚至連數學家都有數學的Sensibility。

我問一下Chat GPT，你怎麼界定Sensibility，你怎麼說明Sensibility為什麼會發生，為什麼會有這個Sensibility？他說這個是經驗的累積。經驗的積累，而且這個經驗是Embodied，這個經驗是你用身體去經驗的。Chat GPT說這個是練習這是Training出來的。這個Sensibility 他說這是因為你在場，你被影響了Being affected。他說這是因為語言跟沉默之間，你發生了Sensibility。他說這是因為Trauma跟Rupture中間，因為創傷造成的裂縫，在縫隙中間。所以我一開始為什麼講說在縫隙中長出青苔的生命，在縫隙中長出岩中花樹的生命那個起因，就是從這邊來開始說的。Sensibility是這樣發生的。

我說我寫下一段半開玩笑的話，Chat GPT怎麼說？我說什麼叫作歷史學家？怎麼成為一個歷史學家？我說如果你記得昨天晚上你吃了什麼晚餐，你就是歷史學家。那你假如記得前天晚上你吃了什麼晚餐，你就是考古學家。有趣的事情是考古學家歷史學家，都不知道今天晚上要吃什麼晚餐，意思是說今天晚上要吃什麼晚餐，這是你的存在的判斷。Decision 這是一個存在的判斷 Existential Decision。那存在的判斷，你可以事先盤算，但是你要知道人算永遠不如天算。

那歷史學家，據說可以讀出歷史的軌跡，軌跡的端倪和後果。那這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歷史學家可以讀出歷史的軌跡跟端倪？比如說中國歷代的朝代，明末清末唐末宋末元末 Whatever，朝代崩潰的前夕的端倪跟後果是什麼，那精神分析說為了維持歲月靜好、蒸蒸日上、那內心平靜的假象，我們會用防衛的機轉和補償的機轉，裝得很有精神的樣子，意思是說，要怎麼成為一個歷史學家，就是你要對裝得很有精神的人，你要

對他微笑，你要讓他微哂Grin，你要對他有個Sly Smile。Sly Smile 你要有點嘲諷他一下，對於裝得很有精神的人，你要對他嘲諷、嘲諷他一下，你就變成了歷史學家，意思大概是這樣子。

這段話我又再問Chat GPT一次，他這邊又說了一段，我們還要看一小段，因為中間還有一個地方要逼出來，稍微忍耐一下。這段是這樣子，我說我曾寫下，比如說有兩個外交家 1914年的某日，某一天的日出拂曉的時候，他們一起看著巴黎的街燈，那時候巴黎的街燈，大概就是Street Lamp。那時候，燈搞不好還是煤氣燈，或者是剛開始有電燈。那街燈的燈熄掉了，其中一個人對著另外一個人說，因為那時候是一次大戰的前夕，或者一次大戰已經開打了，他說他們還不知道，他們熟悉的世界已經熄滅。我再問他說你知道這句話的出處嗎？Chat GPT跟我講這句話是 Edward Gray 英國的外交大臣，據說當時講過這樣的一句話 The lamps are going out all over Europe. We shall not see them lit again in our lifetime. 這麼一段話。這段話顯然我記錯了，因為我記得是在巴黎發生，Chat GPT說這段話是發生在倫敦，那我說這個瞬間的預感性、你預感有一個歷史的瞬間，這預感性是怎麼發生的，是來自於歷史的一個Sensibility跟歷史的一個判斷嗎？

那我再問他說，這個1914年的那天凌晨的那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那Chat GPT說了一段話。然後我又問他說，我說海德格在二戰的期間，他的本體論的哲學，海德格在二戰的期間被納粹當成國師，哲學的國師，那他的orthology其實是被納粹拿去用的。京都學派這個絕對無的哲學在二戰期間也被日本的軍國主義，當時當權的人拿去用。那這兩個歷史其實都說明，形上學的巔峰經驗，它代表了純粹形上的極致，它必為那個時候的強權、被當時的強權所用。因為我們當時的那個強權會需要一個形上學的證據、形上學的支援、形上學的加持。意思是說傑出的形上學者，不可不慎你跟當權的關係、你跟當權者的關係、你跟當權的政權的關係，假如你是傑出的形上學者，你一定會被收編的。那從這邊來講 Levinas是安全的，我不相信有哪個政權會去收編Levinas的哲學。所以講倫理學對哲學家來講是一件安全的事情。

剛剛有一段話我顯然是漏掉，Virginia Woolf 在1910幾年的時候寫過一段話。她說在1910年的 11月還是幾月，她說：人，我們的角色已經變了。她其實是一個文學的說法，但她顯然觀測到察覺到某一個歷史的瞬間，從那一刻開始人已經變了。就Virginia Woolf的那段話的那個quote，其實有點像剛剛講的 1914年的兩個外交官之間的那個對話，有點像。那這些話都是事後會覺得非常宿命的話，你在哪一個瞬間你知道明朝會亡嗎，在哪一個瞬間你知道明朝會亡嗎？我相信黃仁宇在寫萬曆十五年的時候，他就是有意要拿萬曆十五年當成一個節點，在萬曆十五年，他就知道明朝會亡了。那我們能不能有這樣的歷史的Sensibility 跟歷史的判斷，你們說呢？

我再往前走。就是六月三十號以前的中間有些段落，有一段是在講不退轉，不退轉的原因你們要稍微想一想。我覺得不退轉就是剛剛講的，這是一個倫理的承諾，那其實是一個願，那還不是一個心理的狀態，那其實是一個願，願意的願。對，那所以不退轉其實是一個決定。好，我沒有打算用菩薩的慰藉來說這件事情，對，我沒有打算用這樣的方式，我從來都沒有辦法用這樣的方式想這件事情。我就單純講不退轉是一個決定，那它是一個倫理的決定。好，各位有沒有想到什麼其他的。

提問者：

那你覺得索忍尼辛的書寫，他就是再怎麼樣，他都要把他在古拉格裡面看到的東西記下來，然後帶出去，然後就是變成見證。這也是一種不退轉嗎？

Kelly：

不退轉的意思，其實是一個悲願，那現在是說，他要為亡者，他要為他曾經見過的，一起見證過的，他要為他留下一個紀錄。這好像不是不退轉的意思。對，我覺得不退轉好像不是這個意思，對。但是，這個所謂的Bearing witness，Bearing witness我覺得Primo Levi跟索忍尼辛的作品應該是要 Bearing witness。對，但是Levi說過，Levi說所有這樣的書寫，其實都是慚愧的，大概意思他們是這樣。因為真正的死者，他們沒有書寫。對，所以算不算Survivor guilt 像倖存者的一個罪惡感，我覺得可能算。

對，所以索忍尼辛不能不書寫，因為他心裡頭放了不曉得多少鬼魅，多少死去的人。但是這樣的書寫能不能帶來救贖，或者帶來平靜，我覺得不要奢望。這樣的書寫恐怕是一個不會帶來真正的平靜，但他又不能不書寫。所以對書寫者來講，他的結局就是自殺。Levi是這樣子走的，是有原因的。對 Paul Celan算不算，可能也算。還有一個作者叫做Jean Améry，這三個人都是自殺過世，都是集中營的倖存者，都是猶太人。我講一點文革弔詭的地方。我只提一個點，文革為什麼會變成一件偌大中國不能面對的歷史，原因很簡單。因為毛澤東的伎倆是讓每一個受害者都變成加害者，然後讓每一個加害者又變成受害者。所以受害者跟加害者的那個輪迴，每一個人可能都輪過一兩次，於是我每一個人都有血債，每一個人都有血債。所以每一個人都沒辦法在這個的外面看這件事情，因為我就是當事人，我就是兇手。那我也是受害者，我曾經是受害者，曾幾何時我又變成加害者，我變成加害者之後，曾幾何時我可能又變成受害者，就耍得中國人團團轉，讓沒有一個人能夠變成歷史學家。所以中國沒有歷史，這是毛澤東很成功的一個 project，他讀資治通鑑是真的精通了，他是真正懂歷史，真正懂中國歷史在玩什麼把戲的人，就是毛澤東。這是一個插曲，有沒有誰想到什麼別的？

提問者：

請問我現在可以發言嗎，因為我最近有聽一些其他的歷史學家，比如說劉仲敬，他大概也是流亡海外的一個中共的歷史作家。那他其實講的是，我只是提一個呼應和比喻，不一定一樣。他是說中國長期以來... 中國的文化都是外來的，所謂的兩河流域，他意思是說，東亞比較早文明的東西，漸漸的一層一層傳到中國，可是到中國的時候已經是僵化，類似流行歌就是說，中國是抄日本的，但日本是抄歐美的，甚至有一個什麼倫敦鐵橋垮下來，其實最早是歐洲的一個小教堂的神父寫的詞曲，這個當然不可考的，這是一個舉例。

我會去思考的是說，對於政治上來講，剛剛Kelly講的對於毛澤東的觀點，劉仲敬有講過一部分.....，因為核心還是在我們的苦難之中，是不是可以找到文字，而文字並不是終點，而是起點或是一個方向，去命名這個苦難。我是在想他有一個理解，就是在中國，或是我們講中共，或是其實臺灣也有點這個問題。就是有時候我們在書寫苦難的這一個東西，好像有一點不是那麼的被尊重，就是說像剛才那些所謂的德國漢斯兄妹，臺灣其實有鄭南榕，有某種這樣子的一種因信念而受苦的典範。

我會覺這種好像是不是回應到Kelly一開始講，是一種因為人的個性的掙扎，我並不是因為國家認同，而是文化認同，而是我把它內化成我的一部分，之後我才有可能為這個國家、是為我認同的共同體去付出。可是因為在現代化裡面，連共同體都被打碎了，沒有一種人的連結、或者是一種像一開始講流浪貓的流水席，就是沒有那種好的連結，沒有群體的連結，所以也無法形成好的自我。而對於一種群體的口號，我沒有要批評對岸，可是你也多少會看到，就是說所謂的：你要愛國，你要怎樣的時候，有時候這種口號，反而是最傷害群體的。表面上維持群體卻真正傷害群體。那傷害群體之後，我們更不會有所謂的我的概念，或者是我的概念，沒有群體也就沒有。那沒有我當然沒有辦法去為這個苦難做演說。可能對岸比較明顯，就是沒有善心，因為他不會知道已經受了什麼苦難，或者是他會對於這樣的苦難有一個嚴苛的責任也沒有，所以這可能我不能批評.....對岸的新聞可能是加工過的，我無法批評，就我知道，就是無法為苦難演說的地方，歷史就消失了，所以你就根本不知道，就是所謂的為苦難演說，或是一種責任性，倫理性，它的確跟歷史或是跟可能存在有關。

Kelly：

剛剛說那個連結，你認為，好的連結要怎麼發生？

提問者：

我其實也不太知道就是好的連結。因為我自己是心理師，我只能說，我提供一個架構，甚至譬如說概念的架構。因為我看到可能很多是在受苦，我提供一個對話的架構，但是我儘量減少介入。這個是我講的，可能是我的比較粗淺的一點，就是我跟著相處。當然每個人都有他的苦難，可是可能我受阿含經的影響比較多，我相信來到我面前的跟我相遇的人，我提供我知道的正見。有時候會不小心太自大，就是說發生到的正見，就是我提供我知道的關於事件的見解，但是我還可以走下去。知道我自己要堅持。總不

能說我跟你講的這個見解，我們不要打架不要偷東西，結果我跑去打架跑去偷東西。至少來我面前的人，我們彼此可以有這個心，然後我們有這個心我們看能走多遠。但是所謂的分正見的心……講到再更近一點的話其實會發現說，其實我有一些在司法事務官的學長，以前我也念過、在法律補習班補習過，有些在公務機器的人到後面就是滿妙的。就對臺灣，對這個政治，就是為酸而酸。像今年公務員加薪兩千塊，因為我也有加到，加兩千塊也算是感恩。但是有人就說兩千塊就被通膨吃掉沒有用。我有點難理解，對於自己的國家或是你的所在崗位，為酸而酸，為攻擊而攻擊。那我只能說我自己可能，加兩千塊我覺得滿感恩的，有時間好好參加這個息壤讀書會然後剛剛，我暫時離席也是去一個阿含讀書會，這樣不是就滿值得感恩的嗎。從分享觀點，然後不要強制獨裁對方，大概這樣。謝謝Kelly。

Kelly:

我覺得你剛剛講的那個是，此刻正在發生的臺灣認同的一個節點。這件事情很有趣。這件事情很有趣，我們都在這個過程中，我現在講的是在臺灣的人都在這個過程中。那這個部分我其實有一點點話可以說，但是我也許待會回到歷史那一段我們再說，關於臺灣認同的部分。

提問者:

我再簡短問一下，就是我讀到雲端檔案裡面，有一篇是講Levinas跟masochism的關係，到底就是要用什麼態度，或是思路去思考，這中間關於Drive的問題。就是如果我面對一個他者等等。

Kelly:

你是說Levinas跟masochism是嗎？

提問者:

對，就是因為，我們要無限的，無限的……

Kelly:

我提一下，你再想下去看看 有一個詞叫做moral masochism道德上的受虐。那moral masochism我覺得講倫理的時候，其實很怕繞不過去這一點，所以我說它是折磨好人的一套、它是折磨好人用的倫理學。是用來折磨好人用的，它不會去折磨壞人，只要人可以分好壞的話，你起碼有所感就叫做好人，是不是。那個卡繆的The Fall就是你不想要有所感，但問題是那個感找上了你，你才會做惡夢，你才會夢到，你要放下一切跑去阿姆斯特丹變成酒鬼這樣。所以有所感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情，假如無所感其實這些事情都不會發生。

那我為什麼還要有所感，你告訴我，眼耳鼻舌生意，我眼睛，視覺聽覺，眼耳鼻舌生意，我通通不要知道。我通通不要知道可不可以，你告訴我可不可以，我通通不要知道我就沒事了，倫理跟我就沒有關係了。不巧我知道一點，倫理就開始發生關係了。倫理是這麼一件麻煩事。Levinas我可能沒有辦法多說，他好像是一個中學校長的樣子，他有沒有辦法做到他講的事情我不確定，他可能沒有機會。你看到中學生的臉，你要想到什麼苦難？

苦難要有一個現場，你我都沒有見到苦難，瞭解嗎？文革的時候，南寧生吃活人，兩邊紅衛兵拿著武器對著幹，生吃掉幾百個人。這段歷史可以去看宋永毅寫到的南寧文革。這段歷史是胡耀邦在1977幾年的時候，他派了工作組十萬人，去南寧重新去把資料找回來。十萬人什麼概念你瞭解嗎。十萬人去廣西做調研，一個鄉鎮，一個鄉鎮的去把資料找回來。所以廣西的文革是留下資料，資料歸功於胡耀邦。找回來的資料整理，那宋永毅就寫成書，關鍵的就是那一本。那廣西只是一個例子而已，只是一個文革的例子瞭解嗎。廣西沒什麼大不了，只是一個例子而已，文革是全中國都在鬧的。文革是死兩千萬人。文革是兩千萬人，不見得是被吃掉，你是被活活打死也可以，或者你自己上吊自殺，跳河自殺，這些都可以沒關係。文革是死了兩千萬人，瞭解嗎。來還有幾分鐘時間，你們看看有沒有想到什麼別的。來，話到這邊為止，我再跟你們講最後一小段，我們就要停下來。

傅聰的爸爸叫作傅雷，這件事情你們知道對不對？傅聰是音樂家，傅聰是玩什麼樂器，鋼琴吧，應該是鋼琴吧。傅雷是誰？傅雷是早期應該是留法的，因為他翻譯了很多法

國小說，大部頭的小說。對，我小時候家裡是有傅雷的翻譯的書，顯然是我的父親母親他們有讀過。對他們是看他的書長大的。那種大部頭的書這麼厚，字非常小，那是傅雷翻譯的，傅雷夫婦。傅聰就是流亡出去了。傅雷夫婦是自殺過世的，是上吊自殺的，我想沒有記錯的話。那上吊的前夕，他們寫下來一個字條，交代說，他寫了大概十幾條交代說，那個米店的小王欠他兩塊錢要記得還。有一支手錶送修了還沒有拿回來。有一個什麼東西，怎麼樣子，都是瑣事。對，那寫完就自殺了。什麼樣的政權，你們告訴我？什麼樣的政權會讓一個翻譯了這麼多法國小說的一個翻譯家，要逼到他去自殺，你們告訴我？你能跟我講一個理由，什麼樣的政權，可以justify 這樣的事情發生？那我就來告訴你，什麼叫作倫理。好，我們今天很抱歉，倫理沒辦法抽象的說，倫理從來都不能抽象的說。所以，裡裡外外，都是血腥的例子。好，我們今天到這邊了，現在十點鐘了。好，各位晚安，我們下禮拜見。